

UNIVERSITY OF SHANGHAI
LIBRARY

上海滬江大學圖書館

Acc. No.

12538
荀子研究

陶師承著

上海大東書局印行

荀子研究目次

第一章	評傳	1
第二章	性惡論	三
第三章	教育哲學	五
第四章	心理學說	九
第五章	政治思想	一〇
第六章	結論	一四



荀子研究

杭縣 陶師承 著

第一章 評傳

荀子名況，又稱孫卿，趙人。齊自威王以來，至於宣王，四方學者羣集於稷下；騶忌、孟軻、騶衍、淳于髡、慎到、環淵、接子、田駢、騶奭等先後來游；荀卿年五十始游學於齊，田駢、騶奭等皆已死。齊襄王時，荀卿最爲老師，齊尙修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爲祭酒。（史記本傳）齊人或讒荀卿，荀卿乃去而適楚，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，春申君死，荀卿亦廢，因家蘭陵，後卽著書數萬言而卒，葬蘭陵，而荀卿之生卒年月，說者皆有不同，今略證各家之所說考之如左：

史記本傳 荀卿，趙人。

漢書楚元王交傳師古注：

孫卿姓荀，名況，爲楚蘭陵令，漢以避宣帝諱，改之曰

孫。

漢書班固贊

自孔子後，綴文之士衆矣；唯孟軻、孫況、董仲舒、司馬遷、劉向、揚雄、

師古注曰：孫況，卽荀卿也。

胡元儀郇卿別傳

郇卿，名況，趙人也。蓋周郇伯之遺裔。郇伯，公孫之後，故以孫

爲氏，又稱孫卿焉。

王先謙荀子考證

古郇國，在今山西猗氏縣境，其地於戰國正屬趙，故爲趙人，

又稱孫者，蓋郇伯、公孫之後，以孫爲氏焉。

堯問篇

孫卿不及孔子（作孫卿）

彊國篇

作荀卿子。

西元前三一四年間，當燕王噲時，荀卿游燕，以今考之，年止二十內外。

韓非子

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，故身死爲僂。（王先謙荀子集解引）

少孟子四十歲耳。

〔案〕荀子公孫丑篇

「子噲不得與人燕，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。」又梁惠王

篇「齊人伐燕勝之」是齊人伐燕時，孟子正在齊也。荀子於燕噲未見伐前，黜於燕，則孟荀同時人也。史記六國表載噲及太子子之之死，爲周赧王元年，正西元前三一四年。荀子曾游燕，唯一見於韓非子，然韓非子乃荀卿之弟子，其言當較他書尤爲可信。

孟子譜 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六年（即西曆紀元前二八九年）年八十四歲。則齊人滅燕時，當爲五十九歲。故曰「少孟子四十歲」。荀子此時何以得謂之纔二十歲？因湣王之季，荀子至齊，年正五十。燕敗於湣王十年，乃荀子至齊前三十年事也。

西曆紀元前二八四年，當齊湣王末年，卿始來齊游學，是時宋已於齊湣王三十八年見滅於齊。

疆國篇 荀卿子說齊相曰：「處勝人之勢，行勝人之道，天下莫忿，湯武是也……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，陶誕比周以爭與，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，汙漫突盜以

爭地。」

議兵篇 非貴我名聲也，非美我德行也；彼畏我威，劫我勢……是故得地而權彌輕，兼人而兵愈弱，是以力兼人者也。

又曰：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。

以上足證荀卿不以齊之滅宋爲是，然何以知荀卿之至齊，在宋已亡之後也？則國篇又載荀卿就齊相言曰：「今巨楚縣吾前，大燕鱸吾後，勁魏鈞吾右，西壤之不絕若繩，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，是一國作謀，則三國必起而乘我。」上文之最可注意者，爲「一國作謀，則三國必起而乘我」一句。按史記宋世家：「君偃十一年，自立爲王，東敗齊，取五城，南敗楚，取地三百里，西敗魏軍，乃與齊魏爲敵國。」則是宋未亡之前，亦齊之勁敵也。今荀子言不及宋，而列舉其餘各國，可知荀子到齊，齊已滅宋矣。其後，昌國君樂毅果以三晉及秦楚之兵，下齊七十餘城，又與荀子說齊相時，所言情形相合，故說齊在滑王破宋以後，自無可疑。王先謙知荀子言

不及宋，余則謂荀子說齊時，宋苟未亡，必是齊之勁敵，而不容不言及之焉。齊滅宋，在湣王三十八年，即西曆紀元前二八六年也。故定荀子至齊，可說在湣王三十八年以後。

荀子又曾以言諫齊相，齊相不用，荀卿蓋有遺憾云。

王霸篇 上詐其下，下詐其上，則是上下析也；如是，則敵國輕之，與國疑之，權謀日行，而國不免危削，篡之而亡，齊湣王薛公是也。故用彊齊，非以修禮義也，非以本政教也，非以一天下也。縣縣常以結引馳外爲務，故彊南足以破楚，西足以絀秦，北足以敗燕，中足以舉宋，及以燕趙起而攻之，若振槁然，而身死國亡，爲天下大僂。

楊倞注曰：「薛公，孟嘗君田文，齊湣王之相也。齊湣王爲五國所伐，皆薛公使然，故同言之也。」

其時荀卿年蓋五十矣。

史記本傳 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。

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應劭風俗通皆謂「年五十，當作年十五。」

王先謙荀子考證引顏子推家語勉學篇曰：「荀卿五十始來游學。」並謂：「子推所見古本史記如是，未可以爲譌字。」

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 年五十始來學之「始」字，本含有來遲之意，若年十五來時，必不曰「始來」也。

上述諸條，以胡氏之說，最爲有理。如王先謙所引，則理由殊欠充足。顏子推所引，是否史記？古本史記，是否可以全信？皆爲一時切要之問題也。異日倘有人能尋出「始」字並不爲歎遲晚之例，則卿年十五來齊之說，尙有幾分理由可以討論也。潛王之敗也，齊亂，卿乃他去，至襄王時，又爲祭酒。

史記本傳 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爲老師，齊尙修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爲祭酒焉。

齊襄王元年，當西曆紀元前二八三年，卿蓋五十三四矣。於時最爲老師，田駢之屬，皆已死矣。

史記本傳：騶衍之術，迂大而閎辨，爽也，文具難施，淳于髡久與處，時得有善言，故齊人頌曰：「談天衍，雕龍奭，炙轂過髡。」田駢之屬皆已死，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爲老師。

〔按〕史記孟子荀卿傳，乃多人合傳也，其中共分三大段：

(一) 孟子。

(二) 騶衍及齊之稷下先生。

(三) 荀子。

自「騶衍之術」至「炙轂過髡」四十一字，毫不涉及荀子，蓋由上段稷下先生傳逸入下文荀子傳者，若以此四十一字補入上段，則文義均卻合，而荀卿本傳，則當改作曰：「荀卿，趙人，年五十，始來游學於齊，田駢之屬皆已死，齊襄王時，而荀卿

最爲老師。」其文意均明白通順矣。

胡適對於史記荀卿傳有三種主張：

(一) 當讀作「田駢之屬」，皆已死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爲老師。」

(二) 荀卿入齊，當在襄王以後，約在西曆紀元前二六五年至二六〇年時。

(三) 讀作「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。」卽爲不通。

今試分別辨之如下，言而無當，讀者哂之可也。

(一) 中文素無此等文法，「死」字之下無「於」字，卽在西文，似亦欠通。

(二) 荀子果以襄王後入齊，則疆國篇所言：「一國作謀，三國必起而乘我」

之語，有何意義？國破君亡之後，尙有何說？蓋荀卿說齊相，實及強鄰之四逼，禍至

之無日，陰寓警告之意，非泛泛之言也。且胡氏所舉之理由，乃不過曰大概「大

(三)

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爲老師，此句文法或不通，然在史記文中，此例甚多。

今特舉兩則如下：

魯襄公二十二年，而孔子生。（孔子世家）

魯昭公之二十二年，而孔子蓋年三十矣。（孔子世家）

若以此二個時間的仿語屬上，則當曰：

禱於尼丘，得孔子，魯襄公二十二年。

齊師侵魯，魯昭公之二十二年。

此二句成何意思？有何處合於文法？

西曆紀元前二六六年後，荀子入秦，見應侯及昭王，年蓋七十左右矣。

疆國篇 應侯問孫卿子曰：「入秦何見？」孫卿子曰：「其固塞險，形勢便，山林

川谷美，天材之利多，是形勝也。入境，覘其風俗，其百姓樸，其聲樂不流污，其服不挑，甚畏有司而順，古之民也。及都邑官府，其百吏肅然，莫不恭儉敦敬，忠信而不梟，古之吏也。入其國，覘其士大夫，出於其門，入於公門，出於公門，入於其門，無有

私事也。不比周，不朋黨，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。古之士大夫也，覘其朝廷，其間聽決，百事不留，恬然如無治者，古之朝也。……雖然，則有其謬矣。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，然而懸之以王者之功名，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。是何耶？其殆無儒邪？故曰：「粹而王，駁而霸，無一焉而亡。」此非秦之所短也！

又儒效篇

秦昭王問孫卿子曰：「儒無益於人之國？」孫卿子曰：「儒者法先

王，隆禮義，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。人主用之，則執在本朝而宜，不用，則退編百姓而慤，必爲順下矣。……儒者在本朝，則美政在下位，則美俗，儒之爲人下，如是矣。」王曰：「然則其爲人上何如？」孫卿子曰：「……行一不義，殺一無罪，而得天下，不爲也。此君義信乎人矣。通於四海，則天下應之如響。……詩曰：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，此之謂也。」

考范雎以秦昭王四十一年封應侯，其年乃齊襄王十八年也。

以荀子及史記校之，當在西曆紀元前二六三年至二六〇年間，蓋有一點可以爲

證：

一曰其時秦兵正強，故卿後日亦盛稱之也。

議兵篇 故齊之技擊，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；魏氏之武卒，不可以遇秦之銳士；秦之銳士，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……

〔按〕史記六國表周赧王五十三年，西曆紀元前二六二年，秦攻韓，取十城，先一年，秦攻韓，取南陽，而西曆紀元前二六十年時，白起坑趙長平卒四十五萬，當應侯用事之時，秦威遠振，以此三四年中爲最。今議兵篇中所載者，皆荀子自秦至趙時對趙孝成王所言，荀子至秦，又在應侯用事時。（王先謙荀子考證有云：「荀子至秦，應侯已廢。」此說殊不可信。）故曰卿至秦時，秦威正大振，其時則在西曆紀元前二六三年至二六十年也。

一曰荀卿主義兵，秦方事爭殺，何以言荀卿主義兵也？

議兵篇曰：陳畧問孫卿子曰：「先生議兵，常以仁義爲本，仁者愛人，義者循理，

然則又何以兵爲？」

何以言秦方事爭殺也？

國策范雎說秦王曰：「王不如遠交而近攻，得寸則王之寸，得尺則王之尺也。」
秦崇首級，尙功利，白起坑趙人四十餘萬，皆降卒也；而荀子則謂不殺老弱，不獵禾稼，服者不禽，格者不舍。（議兵篇）此其旨，實大不相投。秦昭王方以此自得，故其對荀卿曰：「儒無益於人之國。」而荀卿之言，則亦針對其病而發。（「行一不義，殺一無罪，雖得天下不爲。」）其言乃大可深思者也。故味昭王荀卿之言，荀子入秦，實在二六三年至二六十年時也。

荀卿既不得志於秦，故恆過秦，書中蓋有去秦時前後所言者，疆國篇是已。

疆國篇 力術止，義術止，曷謂也？曰：秦之謂也。威疆乎湯武，廣大乎舜禹，然而憂患不可勝校焉，謏謏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。

又堯問篇 爲說者曰：「孫卿不及孔子。」是不然。孫卿迫於亂世，錮於嚴刑，上

遇賢主，下遇暴秦……故君上蔽而無親，賢人距而不受。

〔按〕上二節，知荀卿日後實大恐秦之日事攻戰，而已廢不得用。然當卿見應侯，謂秦之風俗形勢，士大夫官吏無一不佳，所少惟儒。昭王之見荀卿，亦以儒無益人國爲言，則知荀卿實以儒自命，而陰有求用之意。今疆國篇則竟言秦之憂患不可勝校，疑卽荀子絕望於秦時所發之危言，其時蓋亦近於去秦之日矣。

若以疆國篇所言爲荀卿去秦後所作者，則殊不然。蓋揆其全文之意，又似爲秦畫策者曰：「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，因與之參國政，正是非，治曲直，聽咸陽，順者錯之，不順者而後誅之，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，而令行於天下矣。」蓋雖含意非秦，而尙寓有希望之意。孟子曰：「王猶用足爲善，王如用予，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。」正與此有同意焉。

其去秦之時，苟以疆國篇所言校之，當在西曆紀元前二五九年間，年蓋七十有五

以上矣。此乃王先謙等所未曾言及，余以己意推出之者。蓋疆國篇曾言及西歷紀元前二六二年以前之事。

疆國篇曰：今楚父死焉，國舉焉，負三王之廟，而辟之於陳蔡之間，視可司問，案欲剋其脛，而以蹈秦之腹，然而秦使左案左，使右案右，是乃使仇人役焉，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。

史記楚世家：頃襄王二十一年，秦將白起遂拔吾郢，燒先王墓夷陵，楚襄王兵敗，遂不復戰，東北保於陳城。頃襄王二十七年（西歷紀元前二七二年）復與秦平，而入太子爲質於秦。考烈王元年（西歷紀元前二六二年）納州於秦以平，是時楚益弱。

〔按〕以荀子所言，與史記對照，則知已言及西歷紀元前二七二年至二六二年間事，又言及西歷紀元前二六三年至二五九年間事。

疆國篇曰：曷謂乎廣大乎舜禹也？曰古者百王之一，天下臣諸侯也，未有過封

內千里者也，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，是乃江南也……東在楚者，乃界於齊，在韓者，踰常山，乃有臨慮，在魏者，乃有圜津，卽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，其在趙也，剋然有荅而據松柏之塞，負西海而固常山，是地徧天下也。

史記魏世家 安釐王十一年（西曆紀元前二六六年）無忌謂魏王曰：「……

異日者，秦在河西，晉國去梁千里……以至於今，秦七攻魏，北入囿中，邊城盡拔……又長驅梁北，東至陶衛之郊，北至平監，所亡於秦者，山南，河外，河內，大縣數十，名郡數百，秦乃在河西，晉去梁千里，而禍若是矣。又況於使秦無韓，有鄭地，無河山而闌之，無周而間之，去大梁百里，禍必由此矣。

〔按〕史記桓惠王十四年，秦拔趙上黨，前四年又擊趙於太行，由蘇甲榮之中國地理沿革圖考之，知上黨太行均近河內，而荀子所言之隆慮（卽臨慮）則據漢書地理志，屬於河內，故信陵言「河內爲秦所得，去大梁極近」，而荀子則謂「秦得臨慮，去大梁百有二十里」，適與信陵君所說相合。